

# 青箬綠蓑待雪歸



自由談  
李丹崖

每到冬日，總會懷舊，念及舊時所聽評書，說評書的人會用稍顯滄桑的腔調快速講述：且看那雪，下得浩浩蕩蕩，如大河波濤顛倒，天地一片白茫茫，一黑俠客縱步點雪，像一管狼毫在宣紙上飛奔，三五下，消失在密林之間，朝着遠處的一處僧院飛去……

雪是古典的。每每有雪落，各地網站總會遇見誠如「雪一落，亳州就成了譙郡」「雪一落，西安就成了長安」之類的推文。雪盈盈飄飄，讓人不自覺想起蒼茫的一條江，江上一舟，舟上一人，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雪不須歸，一竿孤懸，釣者缺那條魚嗎？似乎不是。他或許壓根就沒有盯着魚浮子，甚至就沒有魚浮子，周遭的江水蒼茫，雪野平曠，林木銀裝，都在他的眼裏，眼如鉤，釣着這方雪景。

目光，這若有若無卻從不缺位的釣竿。

想起舊時，下了雪，人端坐在屋內，什麼都不做。閒着檐下那些榔頭、鋤頭、斧頭、銼頭、鐵錘頭……南瓜在窗外蒙上一層雪，紅薯白菜在地窖裏取着暖，屋內，一隻風爐，炭火嘶嘶而染，柴火嘩嘩作響，爐竈上烤着土豆、紅薯、泡發的荷葉包着的雞腿……那是屬於農家的富足與安閒，一場雪的到來，讓一切變得何其安逸，何其難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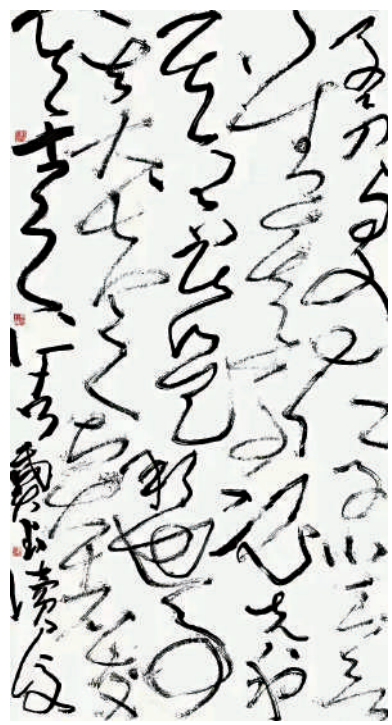
少年的那些時光，每有雪落，母親都要蒸一鍋饅頭。窗外，紛紛揚揚的一場緊雪，廚房內，母親盤着麵，撒落麵粉如雪。吾鄉稱盤麵時所撒的麵粉為「麵步」，麵團走路之前，必撒之，不然，麵團會黏案板，雪是誰的「麵步」呢？雪落下來，會有我們看不到的什麼事物踩着雪來到人間，比如：節氣，北風，年，一地蒼茫的歲月。



藝術賞析

戴武書「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戴武，中國書法家協會篆刻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篆刻院研究員，西泠印社社員，安徽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



如是我見  
席茜茜

## 在手機裏迷失之後(上)

有人說：「毀掉一個孩子，只需給他一部手機。」手機的危害，比想像中可怕，它真的會毀掉一個人的前程。

十二歲那年，我拿到人生的第一部手機，那是爸爸對我出色的升學考試成績的獎勵。進入中學後，校內外的各種活動特別多，我的手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記錄活動內容，拍攝照片，聯絡同學，幫助沒有移動數據的新同學導航回家。我沉浸在這些來來往往的社交活動中樂此不疲，從沒有想到要學習。我甚至天真地認為，初中一年級沒有作業，也沒有考試，只有活動。因為我的學校主張全面發展，不以考試成績論英雄。

手機裏充滿了各種新鮮事物，讓我目不暇接，我在手機的花花世界裏沉淪了。我下載了各類社交軟件，開始沉迷於手機，每天早晨睜開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手機，把各個

話說母親蒸的饅頭真好。還在鍋灶內蒸着的時候，已經散發着熱香，饅頭出鍋，在籠屉上擺出雪白的管帳，那是不懼熱和火的雪，吃下去卻是暖的。對了，吃饅頭，一定要搭配「外婆醬」，即西瓜醬。從院子裏扒開積雪，去掉蒙着的塑料紙，西瓜醬從罐子裏請出來，滿滿一碗，搭配油炸花生米、藕丁、肉丁來炒，把新蒸好的饅頭中間挖出一個槽，外婆醬放進去，蘸而食之，格外開胃，每次都要吃下兩三個饅頭。亦可搭配凍蒜（也稱「臘八蒜」），翡翠翡翠的一粒粒蒜子，鏘然嚼之，酸甜相宜，蒜香盎然，與新蒸的饅頭、滿目的雪景可謂綠白配。

吃饅頭的少年，多半會望着遠方的雪景，寥廓的原野，起伏的土丘，此刻，土丘也成了大地上的饅頭。

大雪節氣，雪還沒有落下來，天陰着臉，憋着一場好雪。彤雲鉛塊一樣地垂着，我跟隨團隊抵達陝西一處古鎮，見到了久違的犁、拓車、石碾和黑驢。犁鏵被擦得亮亮，照人影，拓車已經被摩挲出了包漿，石碾沉默着，黑驢似乎是專門為了擺造型的，不過古鎮倒是熱鬧，兩側的店面，油炸麻花的氣息，煎餅的氣息，豆花的氣息，肉夾饃的氣息，糯米糕的氣息……鼓噪着，摩肩接踵之聲進入街巷，讓人每走兩步就想吃。天寒地凍，肚囊像是沒有繫口的風口袋，格外能裝。人間煙火滿滿的街面上，不知道誰喊出一句：「若是能來場雪就好了！」

是的，巷口，一只戴着箬笠的男子經過，儘管他沒有披蓑衣，我也知道，心心念念的那場雪就要下了。

突然想起了一句話，少年是落雪，芸芸眾生，各有期待，童話意境；青年是地茫茫，淺淺的遮掩，似有還無，散文意境；中年是積雪，雪下藏萬物，小說意境；老年是雪化了，一地真相淡然，無所謂啦。

今年雪落，你在何境？



▲展出的陶彩繪馬與三彩駱駝。

## 「歷史之遇」



市井萬象

「歷史之遇——中國與西亞古代文明交流展」正在故宮午門正殿展廳舉行。展覽分「東西輝映」和「大路相連」兩個單元，展品以故宮博物院典藏為基礎，匯集大同市博物館、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伊朗國家博物館等十家國內外考古文博機構的代表性藏品及圖片，總數達二百六十六件（組），呈現中國與西亞古代文明在技術、藝術、文化與思想等方面的交流互鑒，講述絲綢之路上的中國故事，展示中華文明包容、創新的文化特質。

新華社

## 海上「繁花」夢裏尋

——我認識的陳逸飛先生（一）



人與事

閱捷

最近，著名導演王家衛執導的電視連續劇《繁花》在全國熱播，這部跨年大戲巧妙地運用了許多海派文化元素，包括陳逸飛的油畫「海上舊夢」系列中《玉堂春暖》（這幅油畫曾拍出過一點四九五億元人民幣的天價）、《籠中女人5》以及「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的《聚焦》，都出現在劇中黃河路路上的至真園大酒樓裏，感覺王家衛是以這種方式向陳逸飛致敬。而隨着《繁花》收視率的飆升，陳逸飛的名字也再次被人們提起。

二十七年前，我曾在北京採訪過陳逸飛先生，那年他五十一歲，精力充沛，目光堅定，正在為第二天就要在中國美術館開幕的「陳逸飛回顧展」做着最後的準備。如今回憶起來，那時正是他生命中的黃金歲月。

那是一九九七年一月一個冬日的下午，在北京飯店貴賓樓的一個小客廳裏，我第一次見到從美國回來首次在國內辦個人畫展的陳逸飛。那時他在海內外畫壇已是聲名鵲起，尤其是他那幅被石油大亨哈默博士作為禮物送給鄧小平的《家鄉的回憶——雙橋》。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幅「吹長笛的女子」，黑色的背景，柔和的光線，金色的頭髮，優雅而安詳的神態，墨綠色的長裙……第一次看到這幅作品時，它一下就吸引了我的目光，令我在凝視它的一瞬間竟入了神，彷彿聽到了長笛那美妙的音色。那是我看到的第二幅陳逸飛的作品，也從此記住了這位畫家的名字。

約好的採訪大約在下午三四點鐘，因為是第一次在內地辦大型個人畫展，陳逸飛非常重視，投入了大量精力，很多事情他都親自親為，所以開展之前格外忙碌。但他還是決定抽出一點時間接受我的採訪。見面握手的時候，我感覺到他的手厚實而綿軟、溫暖又有力。藉着他剛從紐約回來的由頭，我們的談話就從紐約談起。紐約在我的生命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我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〇年間在那裏住過兩年，回國之後我發表的三篇小說都是以紐約為背景的，比如《紐約的天空》《浮雲》等。所以，談起紐約，我們立刻都興奮起來。更讓人想不到的是，我們居然還是校友——都曾在紐約大學（NYU）學習過，只是他比我早了七、八年，這層關係拉

近了我們的距離。

回憶起當年留學美國的經歷，坐在沙發上的陳逸飛，目光伸向遠方，陷入回憶中。午後的陽光照在他的臉上，溫馨而悠遠，那一刻讓人感覺很親切。「我出國時口袋裏只有八十美元，你知道八十年代出國的換匯額度只有那麼一點點。所以到了紐約生活相當拮据，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在連接曼哈頓和皇后區的皇后大橋上走，那是汽車通行的橋，根本沒有人行道，非常危險。」當時學習藝術的學生非常苦，拿到一點獎學金已是非常不易，生活費則完全靠自己掙。後來陳逸飛在羅耶藝術修復與裝裱公司找到一份修復名畫的工作，因此近距離接觸到大量西方名畫家的作品，最有名的是畢加索，這份工作令他對西畫製作了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他做得很出色，拿到二千五百美元的報酬。這對當時作為窮學生的陳逸飛來說，是一大筆錢，他當即決定到慕名已久的歐洲旅行一趟。

說到這裏，陳逸飛的眼睛亮了起來。那個暑假，他日夜兼程，白天看美術館、博物館，晚上坐火車奔往下一個城市，連住宿的旅店錢都省了不少。從歐洲「頂禮膜拜」了之後，回到紐約，再拿起畫筆修復名畫，他發現自己的心已經完全不能專注於這份工作，歐洲藝術之旅的餘味在他體內慢慢發酵，故鄉江南水鄉的風景總在他腦海裏浮現。他又有了創作的衝動，而且這股衝動在異鄉謀生的生活重擔壓抑了很久的創作慾望來得如此強烈，他毅然辭去了這份報酬優厚的工作，專程返回故鄉收集素材，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中。不久，他畫出了第一批「故鄉」系列的畫作。

一個多小時很快就過去了，陳逸飛談鋒正健意猶未盡，但是他傍晚約了老朋友過來吃飯，採訪不得不就此打住。他索性邀我一同去參加他們的聚會，席間還可以繼續聊。那一晚我就坐在他邊上，吃的什麼飯、來的什麼人大都不記得了，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談話和故事裏，因為飯桌上不方便記筆記，我就努力用心記住他說的每一句話。那是一個令人難忘的下午和傍晚，告別之後出來，長安街已是華燈初上，隆冬的北京寒意正濃，而我心裏的感覺卻像電影散場之後的意猶未盡，彷彿

片尾曲還在耳畔迴盪。生活中值得記住的夜晚並不多，那一晚算是一個。

緊接著一月三十一日，「陳逸飛回顧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我在開幕式上再次見到了他。而此時攝像機、話筒、記者們簇擁着他，我心中暗自慶幸我的採訪已經完成，此時可以專心看畫了。我仔仔細細地觀看了那幅讓我第一眼就過目難忘的《長笛手》，原作畫面上朦朧朦朧地籠罩着一種神秘感，而那吹簫的金髮女樂手的美是那麽意味綿長又真真切切，我在這幅畫前站了很久，仔細觀賞了每一個細節。後來我才知道，這幅畫是陳逸飛作品中最受人喜愛的作品之一，是陳逸飛留美時期的代表作，這次展覽的請柬上印的就是這幅畫。當年，一位慧眼識寶的年輕人花了十幾萬美元買下了它，後來《長笛手》被香港畫廊以二百多萬美元買走。有專家評價稱：「如果說陳逸飛是中國的繪畫之王，《長笛手》就是王冠上最耀眼的那顆明珠。她已經深深嵌入一代中國人的記憶之中，不斷地「以中國的美麗，感動世界」。如同畫面中流動的音樂，超越地域和人文界限，傳達人們所追求的和諧與美好。」

那次畫展還展出了陳逸飛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作品《黃河頌》《跋涉》，八十年代的作品《童年嬉戲過的地方》《赫德遜河谷，紐約》《二重奏》《橫臥的裸體》等，九十年代的《豐稔花》《溇陽遺韻》《上海舊夢之一：黃金歲月》《上海舊夢之二：玉堂春暖》《山地風》《藏族人家》《父與子》等，還有素描及水彩作品近二十幅。可以說，這次展覽是陳逸飛經典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



▲陳逸飛作品《長笛手》。

社交媒體中的朋友圈瀏覽一遍後，可能半個小時就過去了，常常是媽媽催我上學了才匆匆洗把臉背着書包下樓。放學回家後我鎖上房門，先到社交媒體上八卦或看視頻，沉浸在網絡世界裏不能自拔。晚上躺到床上後再到社交媒體聊天、逗樂，常常玩到眼睛睜不開，手機滑落而睡去。不知不覺中手機掠走了我的心，偷走了我的時間。

我頻繁地與朋友在網上互動。那時的我完全生活在別人的世界裏。關注朋友圈每個人的生活，給他們點讚、評論，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獲得同學們的喜愛。剛開始我還羞於表達自己，漸漸地我也開始跟風，我會在網上晒自己的自拍，會把美味的食物、漂亮的衣服、奇異的景觀發到社交媒體上炫耀，渴望得到朋友們的關注和點讚。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手機迷住了我的眼睛，滋長了我的虛榮心。

我把情感寄託在網絡環境中，少了和爸爸媽媽的溝通交流。我會在情緒低落的時候把各種負面的情緒和言論發到社交媒體朋友圈，刻意讓同學和朋友們看到，尋求她們的同情和安慰。然而圍觀者多，真正關心我的人很少。看似關心的言論並不能緩解我的情緒，冷嘲熱諷的負面評價讓我更加脆弱和抑鬱。手機在悄無聲息地左右着我的情緒，摧毀着我積極向上的勇氣。

我也根本沒辦法集中注意力學習，拿起書就想起了手機，看不了幾頁書就想刷朋友圈是否有新的信息；遇到不懂的問題就會心煩意亂，拿起手機刷刷視頻、聊聊天八卦就會心愉情悅。手機在分散我的注意力，垃圾快樂在蠶食我的大腦、消磨我的意志。

期末考試時，我傻眼了。我幾乎什麼都不會。

初中二年級時，我的成績開始嚴重下

滑，個人情緒也變得越發不好控制，經常因為成績差而情緒崩潰，再因為情緒不穩定影響學習成績，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

我不知道這是手機惹的禍，反而把手機當成安慰劑、救命稻草、緩解焦慮的良藥。我片刻離不開手機，一會兒沒有手機，就像丟了魂兒似的內心焦躁不安。手機像一個惡魔，我徹底被它挾持了，綁架了。

我在痛苦中掙扎，我不敢告訴爸爸媽媽，我也無顏面對親我愛我的爸爸媽媽。我想得到同學們的同情，可同學們對我多愁善感、反覆無常的情緒唯恐避之不及；我想得到朋友們的關心，可是朋友們對我的不求上進表達不滿甚至嘲諷。老師批評教育我，我以淚洗面，破罐子破摔。不僅是大家看不慣我，甚至連我自己都唾棄自己。我徹底迷失了，不知道路在何方，不知道怎麼才能跳出這個漩渦。